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五 集部

山谷别集卷四

宋 黄庭堅 撰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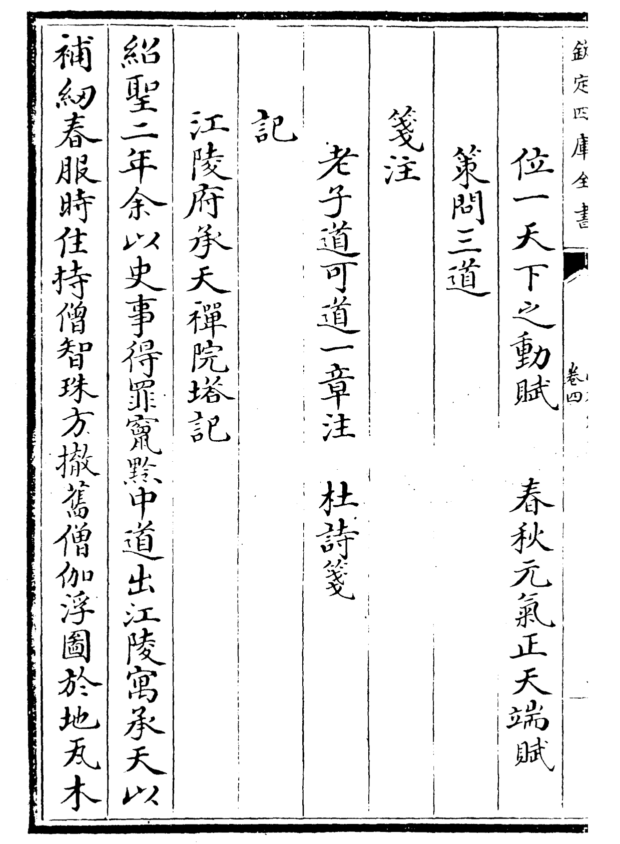
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成都府慈因忠報禪院經藏閣記 朋樂堂記

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幽芳亭記 張仲吉綠陰堂記

律賦



位一天下之動賦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策問三道

箋注

老子道可道一章注　杜詩箋

記

江陵府承天禪院塔記

紹聖二年余以史事得罪竄黜中道出江陵寓承天以

補紉春服時住持僧智珠方撤舊僧伽浮圖於地瓦木

如山而囑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難願成功為難耳後六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巍然立於雲霄之上矣因問其緣珠曰此雖出於衆力費以萬緡鳩工於丁丑而落成於壬午其難者既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曰諾謹按承天禪院僧伽浮圖作于髙氏在荆州時既壞而主者非其人枝撐以度歲月有知進者住持十八年守舊而已智珠初問心法於清源竒道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

曰起廢扶傾惟此道人能之於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知進殁衆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僧伽本起於盱眙于今寶祠徧天下其道化乃溢於異域何哉豈釋氏所謂願力普及者乎儒者常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産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虚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

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内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因珠乞文記其化縁故併論其事智珠古田人有智畧而無心與人無崖岸又不為翕翕熱故久而人益信之買石者鄒永年篆額者黄乘作記者黄某立石者馬城

成都府慈因忠報禪院經藏閣記

元祐七年九月翰林學士范公百禄以中書侍郎與聞

大政追榮其三世曾大父遂贈太子少保大父度贈太
師父鍇贈太尉其兆在成都東北近郊之五里例得即
塋次築佛廟以極崇奉之意天子錫之名曰慈因忠報
禪院所以休寧范氏之祖考而勸之以熙載之功中書
之兄朝散郎百朋榮家之慶侈上之賜相其土田以基
以堂伐山隨川阜其材木凡為屋二百楹一出於己不
以累人又擇僧之有名行者繼隆主之隆以釋氏法度
其徒為一姓子者今七人矣而慈元實協賛其經營元

又度大藏爲經閣在院西其址從三十五尺橫七十七尺爲複屋直三而曲四致飾甚嚴所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勸請士大夫四百餘家皆號稱能書乃畀之書其費皆出於范氏奔走所嚮積以日月訖於崇成皆出慈元凡此莊嚴之功朝散不愛其財慈元不愛其力故能速成而盡美成都雖大府閥閱相望而用執政尊顯其先隴以恩得佛寺度僧以守之唯范氏故士大夫家皆欽羨之閣成朝散屬元來乞文以記之余惟中書君輔政

未久而捐館於河中遂葬於河南諸子亦不能歸而朝散公年餘八十能不懈於崇奉可謂知本矣元以掃洒之勞得度身任其事可謂不忘本矣經閣之壯麗施書之名題字畫之工拙来觀者當自得之故不書書經藏之所以成與此院之因起使廢興之際有考焉蓋范氏之志也 右有石刻

朋樂堂記

涪陵簡大節持正喜延士大夫賓禮之甚有意蓋欲琢

磨切磋以勵其子弟也有潼川于說習之來過予求就學之地而不能也而以恩持正持正欣然受命築堂於黔江之東曰魯基他日與習之俱来請堂名余為名曰朋樂孔子曰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夫獨學而無朋此窮鄉之士所以罕見寡聞終身守其固陋不可適於通達之邦者也今持正樂得士習之樂得共學既知之矣惟思慕古人愛惜日力相開以多聞相盡以改過擴其閭巷之知蔚蔚然為達人之觀然後不孤吾言矣紹

聖五年四月乙未涪翁記

萍鄉縣寶積禪寺記

寶積禪寺本周廣順中以民李氏施宅地梵林寺寺有僧伽象顯德中見光怪累日因改寶積寺星居六室以元符二年十二月勅破律為禪以僧紹槩主之而槩於萍鄉無法縁居十月而里人不施一錢於是棄而去三年十月余伯氏元明為令也擇請延慶院山主宗禪來尸法席禪倦遊諸方號稱得安樂法其居延慶也饗飲

酒食肉處為菩提坊開草萊荊棘為金碧聚故元明以為是必能興我實積三拈而後肯来至則破六律院為一叢林謗者杜口檀者傾施六閲歲盡徹蜂房之屋爵為鷲峯之會建中靖國之元方丈三門世尊之廟崇成矣越明年樂静室德味厨法堂皆畢工凡率有錢之家為五百萬而所以庇覆安樂道衆宂徒之屋無不具使罵詛者口談般若鄙吝者心悦檀施若禪者可謂有功於此縣而其道行之化或溢於鄰邦矣伯氏来囑為禪

記之故叙載如此崇寧二年十一月丁丑朝奉郎管勾洪州玉隆觀雲騎尉賜緋魚袋黄庭堅魯直記并書萍鄉令黄大臨元明立石

普覺禪寺轉輪藏記

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逺不知法所從来遂令色像崢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

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爨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之力皆復厥初我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於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饍百人而不溺末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花轉輪經藏百工神竒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顔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為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嫪㛥耶於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

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令使在俗處塵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慧具矣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覷水磨竟是何物

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為佛事善知諸子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為我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為我書之以告来者元祐九年四月丁巳豫章黄某記

幽芳亭記

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道人住山不以無人而不禪蘭雖有香不遇清風不發棒雖有眼不是本色人不

打且道蘭香從甚處来若道香從蘭出無風時又却與萱草不殊若道香從風生何故風吹萱草無香可發若道鼻根妄想無蘭無風又妄想不成若是三和合生俗氣不除若是非蘭非風非鼻惟心所現未夢見祖師脚根有似恁麽如何得平穩安樂去涪翁不惜眉毛為諸人點破蘭是山中香草移来方廣院中方廣老人作亭要東行西去涪翁名曰幽芳與他著些光彩此事徹底道盡也諸人還信得及否若也不得更待彌勒下生

張仲吉綠陰堂記

嘉陽張仲吉寓舍於僰道以酒壚為家產若朝夕汲汲於闤中之贏惟不足及能種花養竹閒閒於林下之樂嘗有餘其子寬夫又從予學故予數將諸生過其家近市而有山林趣花竹成陰啼鳥鳴蛙常與人意相值或時把酒至夜漏下二十刻雲陰雷風與諸生衝雨蹈泥而歸諸生從予未嘗有厭倦焉則仲吉父子好士喜賓客可知也今蒙恩放還去此有日矣故書游息之樂使

工李壽刻之緑陰堂上使後之不及與予同時者得觀焉元符三年六月丙子涪翁記

律賦

位一天下之動賦

衆以一制位以時乘齊天下之所動非聖人而孰能撫臨大寶之崇體居其正宰制羣生之變終莫之陵惟兹生齒之繁難以統臨之者既相感以情偽又弗同於趨舍必據要會以齊正雅是則制動居乎静治衆由乎寡

故崇高莫大乘五位於域中雖參差不齊播一陶於天下盛德之柄至尊之權操利勢以獨斷收治功於大全其變俗也偃之如草其容民也蓋之若天一化遠近同心幅員任重器以至隆莫能傾者定羣情之多異罔或紛然誠由或剛或柔有愚有智相奪以力相蒙以利使夫羣動之循聖必也大人之得位貴無倫而富無敵安以位中統有宗而會有元歸乎不二擬夫衆星紛錯也拱於辰而不亂羣陰變動也歸於陽而自由況兹蠢動

之紛若固賴聖神以一之是以居可致之位得大君之宜控飛龍以御天物皆利見明大觀之在上民必風移用能大一統於綿區齊萬殊於至術變則復貫繁而不失粲然道中和之域浩然趨仁義之實非得勢以來服雖嚴威而不率我所以宅萬乘尊安之地守之以仁合四方遠近之情定之于一或謂元元中宇蠢蠢方維約之以刑或不至驅之以善或不為孰曰居位乃能宅斯殊不知歷在舜躬用作同民之術鼎遷周室誰為御衆

之資非恍乎貴勢之獨專所大乎凡民之一揔使亂者樂以歸治邪者化而自董故聖人履盛位而立萬國之中以齊其動

春秋元氣正天端賦

昔仲尼陳後王教化之本定舊史春秋之辭尊元氣以書也據天端而正之編歲書以成文必加統始次陽中之首月蓋謹明時當其號令絶於衰周筆削興於將聖遵余制以昭其法撥亂世以反其正舉元首事固將謹

始以叙天書王次春又可承天而為政志在微密言存後先自混茫之氣始見開闢之功全必變一以書年裁成有法備首時之養物推本於天運行四序而繼繼無窮鈞播百嘉而生生罔既不正其端則其功或息不書其元則其本孰謂故辭總者大因一歲以稱名而歲始於春兆三陽之微氣且夫將正其中莫不本於始欲探其本莫不本於元故發明造化之首以顯著生成之恩所以唐策劉蕡以體元而上對漢稱董子亦正本以為

言考天正則此為之元論王道則莫與之大裁一字以
垂訓惟萬世之永賴蓋陰陽為本故函三之氣為初而
制作有因見生物之功皆泰言其體而不敘法其體而
不完此有國所以大奉故後聖存而不刊書明天地之
常從而繫事詩為政教之始可以求端大哉凡欲有為
莫不取法元氣之始也故生三統以相用元善之長也
故養萬物而不乏何以太陽發於春乎天者人君之撿
押

策問

先王制法以待寇賊姦宄有不赦之刑而以養民為本茲用不犯於有司刑措者帝王之極功也歟漢興以來孝文斷獄四百貞觀之隆大辟才二十九考其法度未必皆合先王而後元之間風俗醇厚興於廉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貞觀盛時米斗四錢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行旅因糧意必有以得民乃能見功如此恭惟本朝措好生之德休養萬物景德咸平幾致刑措而比年以來

斷獄殊死率歲不減始元元康之世何哉意者以為咎在法令煩多而不約又數更改聖上覽觀六經之治哀元元之不逮爰詔儒臣典領删次務以合古便令可謂至德而議者又以為悉取而紛更之民未受賜也意刑措之本或不在茲諸生其斟酌時議考合先王之法度令可行者悉著于篇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學者皆致治之成法也不可以偏廢

春秋者孔子之言見於行事者也其指雖微然而通儒博學如孟子荀卿董生揚雄皆推原制作之意不可謂無統也紛紜者特患諸家章句耳國家悼微言之不講始詔學官置博士員令諸生得以家法試有司天下靡然向風其義甚厚然董仲舒本公羊賈誼學左氏劉向好穀梁皆以名世非苟然而已今三家並行未知適從或謂當有廢舉以定諸儒之論今欲考孟子以來論春秋合孔子者以斷三家當否諸生以為何如漢諸儒每

以春秋議典禮決疑獄夫學古入官豈可以不加意哉長吏仁賢則下有養老慈幼之俗政平訟理則民有樂事勸功之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盖以為民者邦之基吏者民之率太守者吏民之本也卹公如私視民如子布宣詔令使百姓安其田里興于仁義誠非俗吏之所能也閒者朝廷虚席思見兩漢之循吏詔下省臺興能察廉於今朞月未聞列郡有字人之功其故何哉或以良吏久任然後民服從其教化

而未有賜金增秩之法或以為中都官任太重刺史郡守任太輕是以雖吏有能輒以補外為左遷未嘗最其吏功次補公卿之缺諸君論此二道所施行後先宜何如凡可以致良吏之科悉著於篇此縣官所急欲聞也

右皆家傳

箋注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傳曰神鬼神帝先天先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常有欲而生大空大空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强名之曰無名天地以我為造物者故又强名之曰有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觀道之常本無欲則妙矣以道之常隨世故常有欲

也於其有欲觀之不見全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於其同則謂之玄於其異則謂之不玄此俗學者所
以觀道有三有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無為則玄矣無不為則又玄矣知本無游於萬物之
際則一一皆妙右家傳

杜詩箋

更須慎其儀

陶侃傳諸參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

望自謂曠達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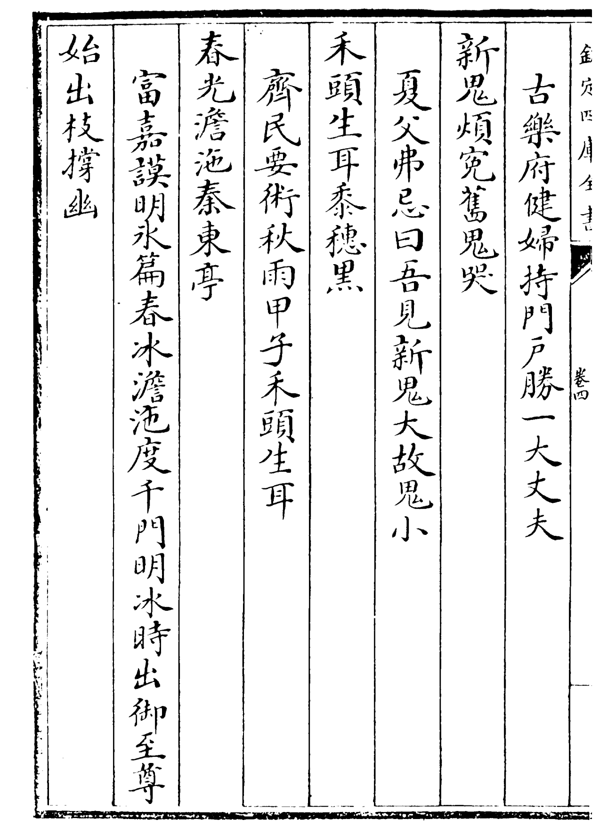
曾冰延樂方

傅毅舞賦云動朱脣紆清揚抗音高歌為樂之方

得無梁父吟

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縱有健婦把鉏犂



古樂府健婦持門户勝一大丈夫

新鬼煩冤舊鬼哭

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

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澹沲秦東亭

富嘉謨明冰篇春冰澹沲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

始出枝撐幽

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

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業白出石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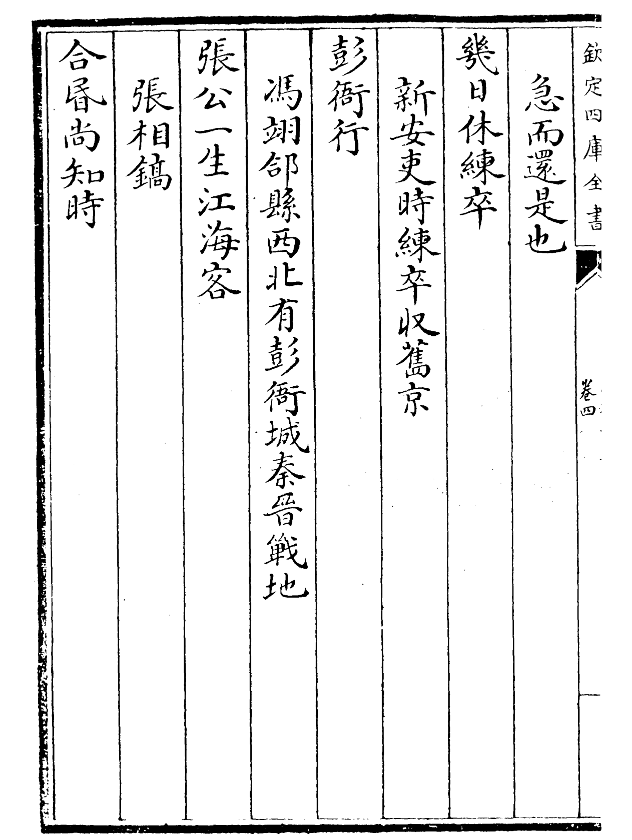
一箭正墜雙飛翼

箭一作笑蓋用賈大夫射雉事

已令請急會通籍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書記所

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



急而還是也

幾日休練卒

新安吏時練卒收舊京

彭衙行

馮翊郃縣西北有彭衙城秦晉戰地

張公一生江海客

張相鎬

合昏尚知時

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山鬼獨一脚

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悦

一本云徒懷松栢悦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招隱云熊羆咆兮虎豹號

歲拾橡栗隨狙公

後漢李栒居新安闗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為命

嵩高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為命

黃精無苗山雪盛

精一作獨黃獨狀如芋子肉白皮黃苗蔓延生葉似

蘿摩梁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石笋行

華陽國志蜀王妃物故哀念之遣五千之武都擔土

為妃作冢盖地數畝高九尺盖石俗名為石笋

不唾青城地

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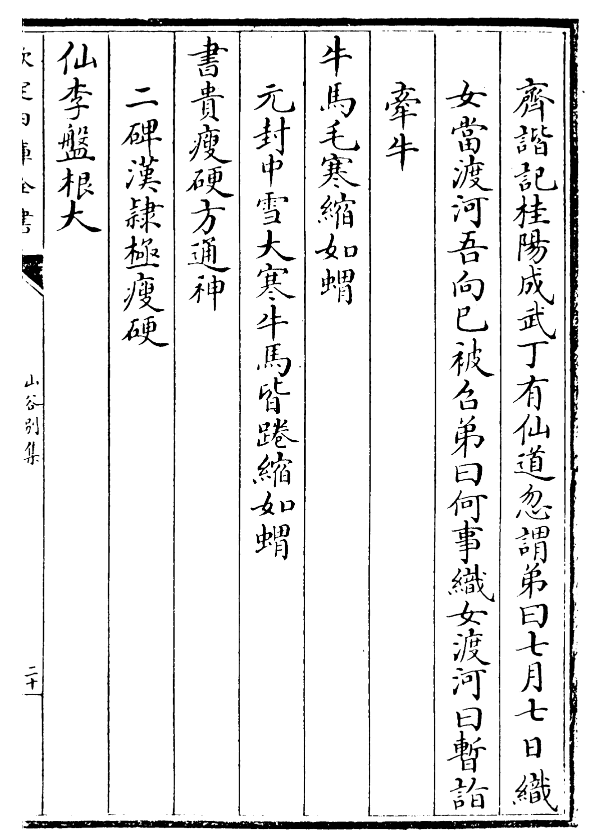
傅玄盤中詩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眼中之人吾老矣

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陸雲詩感念桑

梓域髣髴眼中人

牽牛織女



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已被召弟曰何事織女渡河曰暫詣牽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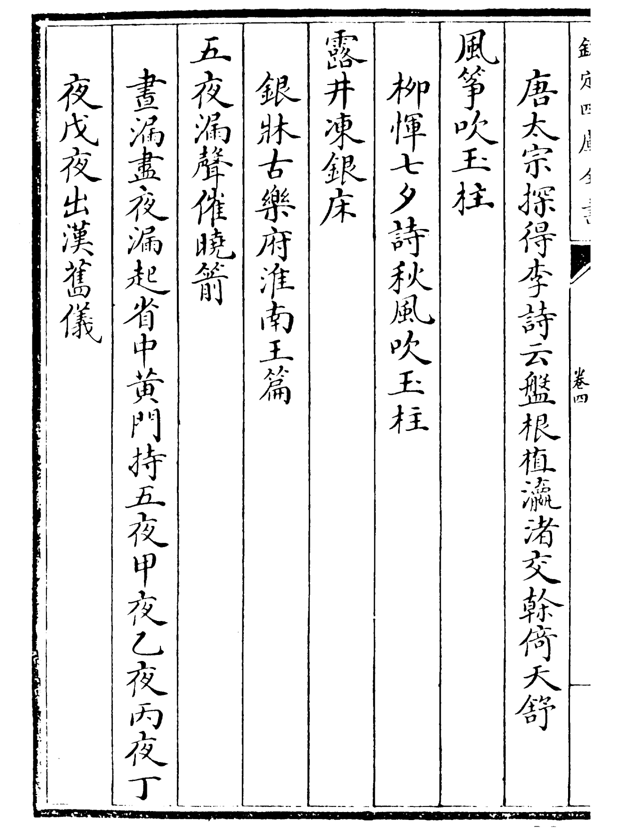
牛馬毛寒縮如蝟

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踡縮如蝟

書貴瘦硬方通神

二碑漢隸極瘦硬

仙李盤根大



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天舒

風筝吹玉柱

柳惲七夕詩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

銀牀古樂府淮南王篇

五夜漏聲催曉箭

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黄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夜出漢舊儀

封題鳥獸形

宋王徽伏荅賛中狀雞凫具容龜蔡

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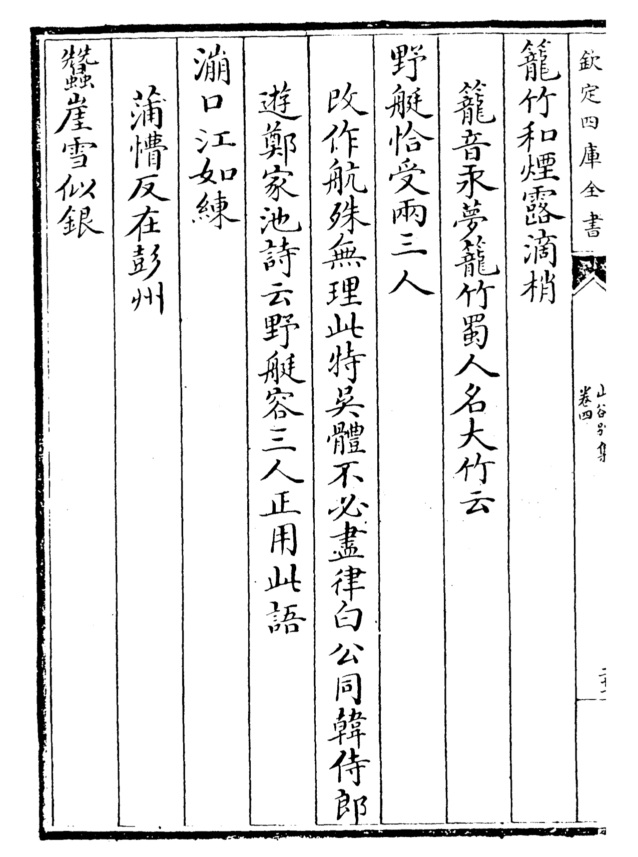
王原叔說此詩為肅宗作

舉家聞若駭

當作咳咼屬惟猨猴喜怒飲食常作咳苦華反

錦官城外栢森森

成都道西城故錦官也故命曰錦官城



籠竹和煙露滴梢

籠音汞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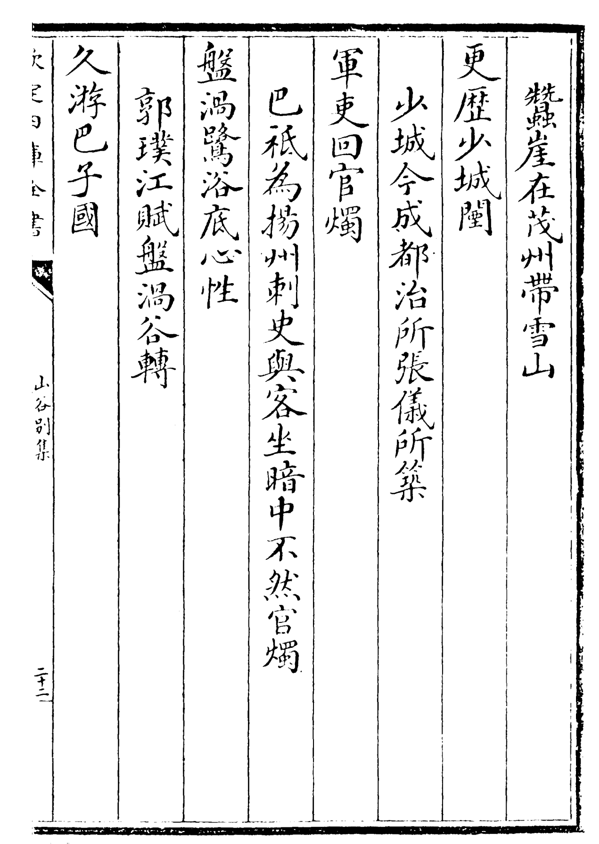
野艇恰受兩三人

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白公同韓侍郎遊鄭家池詩云野艇容三人正用此語

瀨口江如練

蒲檜反在彭州

𧊋崖雪似銀



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闉

少城今成都治所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盤渦鷺浴底心性

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久游巴子國

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為好巴姬姓國在巴郡江州縣

南遊北戸開

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戸向日

相失萬重雲

梁簡文朱櫻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

鬬雞

觀風樓南起鬬雞殿

胡雛負恩澤

王衍見石勒曰胡雛有奇志恐為天下患

人間有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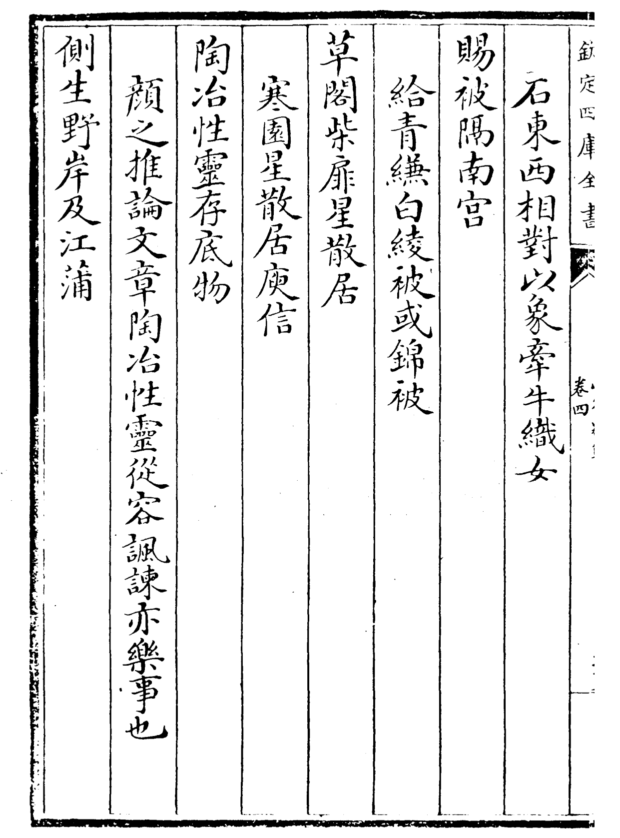
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畫省香爐違伏枕

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官儀

織女機絲虛月夜

池中有戈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幡旄旌葆又作二



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賜被隅南宫

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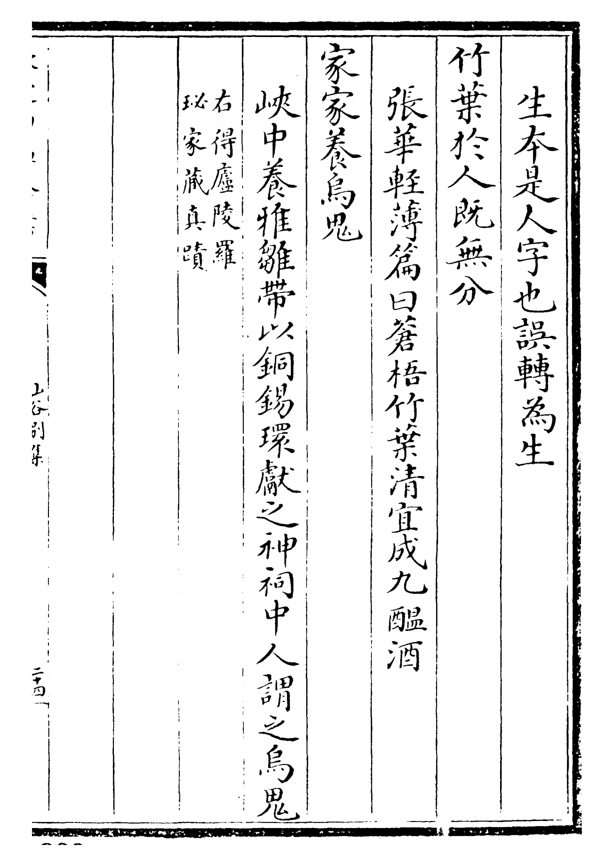
草閣柴扉星散居

寒園星散居庾信

陶冶性靈存底物

顔之推論文章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亦樂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生本是人字也誤轉為生

竹葉於人既無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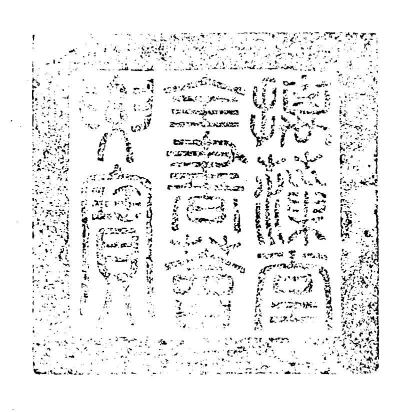
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成九醖酒

家家養烏鬼

峽中養稚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人謂之烏鬼

右得廬陵羅泌家藏真蹟

山谷别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別集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山谷別集卷五

宋 黄庭堅 撰

書

表

奏狀

啟

九月十六日宣德郎知吉州太和縣事黄某謹再拜獻書運使朝請閣下竊以藴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為之先容懷髙世之度者能越拘攣之議徒聞其語今見其人何則小人於朝行鄉士無平生之言於左右使令無一日之雅碌碌下邑葢将朞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學問文章則迂濶而可笑又承秕政之後百度無綱負逋在民縲繫滿獄惟其公而寡於斷廉而困於明勤而短於文學而蔽於事政多有偏而不舉訟多有决而

不情簿書會期常在諸邑之後勤苦教養僅為細民之安蓋所謂學製錦則敗材代大匠而傷手者也恭惟閣下美實㴱名出入臺省朝廷記識所至未嘗久淹下車以來百城仰首興滯補敝發於流水之源舉廉摘姦如出耳目之所及有能有守恃以立名臧汙闒風求解印綬鞭策之下傾跂足者蓋多而使府近僚歲滿求代獨蒙采納擢取無能内視缺然承命惴恐自非閣下能越拘攣之末議不資左右之先容斷以公明何能及此士

為知已古人則既有言徒恐外任舉人已閡詔書之新格遷官就縣不聽他司之辟除誠得執鞭以當指使千慮之一或助萬分官守遠於門庭竿牘未通几格願承教約曷勝惓惓謹奉書達小人之情糟粕不足以寫至意秋暑不審尊侯何如伏祈為國自重不宣

代人求知書

詩云緜蠻黄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為微賤之於

高明之勢情意闊踈禮貌相絶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為己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比一鄉智効一官者皆得以為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歎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盖蒲㭗而用之則澗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飾以青黄則枯木朽株盡為犧象之器以某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

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豈敢飾愚暗以欺左右哉竊不揆度以為潔已而不污敢不比於蘋蘩其材能雖薄猶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令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臂之力使小人有黄鍾大吕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

材捨門下而誰哉干冒威嚴不寒而慄右皆家傳

與蘇子瞻書

某再拜啟春寒伏惟知府祠部學士尊體動止萬福頃自衛州試舉人歸於鄭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於獎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傴而忘其臂之勞强駑馬於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為諭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去九月到家老兒病脚氣初甚驚

人會得善醫診視今十去九矣又苦寒嗽未能良愈坐此不通書閣下仰惟大雅函容有以裁其罪黃樓之作名不虛生淺短豈敢下筆頋見記刻淹熟規摹當勉為公賦之子由尚在閒處識者所恨伯氏往得接歡極歎其沈冥如游刃於世故以為古人不過如此想數得安問外舅謝師厚外砥厲而中坦夷士大夫間少見暮年無所用心更屬全功於詩益高古可愛數有酬和冗未辦錄上冬春愆雪麥根無澤伏惟長民者未能忘憂數

舍阻於參侍不勝馳情伏祈動靜調護利物坐進此道謹奉狀不宣右真蹟藏於晉陵尤氏

答王周彥書

七月戊辰某敬報周彥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某之故人也解梓州而過遇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問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彥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廕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令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再往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

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求秋毫之利較蝸角之名
大之相嫌嫉小之忘廉恥甚於羣蟻之競腥兹窮荒絶
塞其地與蠻夷唇齒其俗以奔溥相尚尊爵禄而貴衣
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
哉既竊歎其人又喜欲與之遊也及某以罪戾抵戎僰
久之觀榮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彦
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致然邪凡儒衣冠懷刺
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受文則意在目

前其周彥者亦我過也經旬浹而寂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彥者豈以葭莩之好齒髮長而行尊者耶既辱其来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矣周彥廹之不已安得不啟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彥之行猶古人也及其文則慕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

子也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林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為水也企而慕者高而遠雖其不逮猶足以超世拔俗矣況其集大成而為醇乎醇者邪周彥之為文欲温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

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容於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周彥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煥乎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彥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爾周彥其稽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我為知言也紙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

裁辛嘗遺疋物芎朮珠子黄皆此無有拜嘉慚怍湯餅之具尤奇羈旅良濟益佩憂愛災患尤所不忘耳元師能令携琴一来為望莊叔之子亦可敎以詩書否惠訊至寄聲不宣某再拜

上運判朱朝奉書

某再拜啓某竊歎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强項而釣愛民之名談虚而有費務之

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己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裏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閣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己雖固陋敢不勉焉右皆已載蜀本

表

代文潞公賀元會表

治歷明時體元居正分陰陽於太簇之律會日月於析木之津萬國皆春六服承德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皇極建用人正合天地於上元垂衣裳於南面首出庶物茂稱神明之容照臨百官光昭禮樂之會臣某欽承須朔叨預履端方守鑰於留都阻稱觴於禁殿明明在上邈傾就日之瞻永永降年仰極後天之祝

代賀生皇子表

景命降休皇支毓秀福慶傳於中禁懽聲溢於普天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光宅海隅丕承祖武徳親九族孝達三神后土顧懷皇天眷佑茂本支於百世引壽考於萬年臣違去清班欽承吉語賡歌瓜瓞蚤知周室之隆參祝禖祠阻奉漢庭之詔臣限司宫鑰不獲抃舞丹墀

代謝賜歴日表

治歴成書步三辰於天載班正有土大一統於王朝詔音丁寧圖象昭晰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至神不世盛

德無名調玉燭以遂羣生運璿璣而成萬化延明告朔咸俾在公臣敢不奉之黄堂興于嗣歲赴吏功於刻漏戒農事之鎡基不解恭欽以承時憲

代韓康公大名謝表

遽傳綸命下沛龍光錫之中殿之清資寄以北門之重鎮便蕃寵數踴躍衷悰即以今月某日到任禮上訖憑賴國靈緝安藩服布宣聖化休息兵民事溢願初驚先寵至臣中謝伏念臣蚤緣儒術亟踐本朝論思稍邇於

天光丞弼遂參於人乏昨蒙器使外付戎服智不逮謀功難除過循名責實公議甚明置散投閒私分如此事出已試衆安可誣陛下貸以維新仁深念舊南陽在漢之故里許田先人之獘廬實為作翰之邦連荷長民之寄尚夏曠敗終累保全豈圖誤采朝僉再流膚渥往典帝宫之門鑰獲瞻魏國之觚稜許還近班不以故事承三接之清燕稱萬年之壽觴恩榮不替於再三補報未聞於萬一惟知感涕莫措靦顔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至

德并容大明委照眷圖勞效蔽匿瑕疵謂臣精神未至眊昏筋力尚能勉强故加鞭弭付以封疆誓將罄竭愚衷周旋廟筭身雖在外未如江海之遥知無不為尚冀消塵之益可酬覆幬敢愛糜捐 右皆家傳

代呂大忠河北運判謝上表

刺舉一道其心欲愛而公轉輸百城其材欲周而敏堪寄此任實難其人祗荷詔條誤承使之臣中謝惟臣淺陋見事濶疎在公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獨持

孤拙仰累聰明坐尚書之曹未有以自効掾將軍之府
幾類於取容籍在蒐除叓蒙識拔獲對天顏於咫尺親
承聖訓之丁寧寄重丘山常恐顛隮于下恩深雨露未
知報稱謂何惟是跨河東西綿歳水旱民轉移而失職
吏偷脱而行私期會簿書或文具而實不至歛賧調發
或任重而誅不勝有如民未便安皆臣職當條按然出
門有萬里之勢釆艾懷三歳之憂人人以為不可盡言臣
何敢以是報國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欽明文

思一日萬幾六通四闢論法於繩墨之外得人於眉睫之間畀付百官中外無間臣敢不職思其位上分宵旰之憂寸有所長全效拙勤之報右真蹟藏於晉陵尤氏

代叔父陝西都運謝上表

奉將使符出斡關陝進參祕殿之籍增被兼金之章併叨寵靈惟懼隕越中謝伏念臣非有閥閱起於江湖言無宮庭行閾防表雖荐蒙於器使曾未展於寸功熈寧元豐出入臺省恢於進取氣不激昂衣繡衣駪直指之

威冠豸冠之觸邪之用二聖臨御九德在官尚容蕞爾之材来與康哉之會補宰司之掾計謀莫助於和羹記左史之言文字不足以華國果速官謗上煩聖聰會當右顧之憂往計西師之餉雖勤夙夜如負丘山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淵默雷聲文昭武烈親親而百蠻執贄老老而萬物歸心未能去兵顧憐在邊之守使之足食簡在勸農之司太皇太后陛下欽明文思睿智神武大公至正以御九鼎昭德塞違以臨百官守在四夷師干不

試轉輸萬里民隱是勤致兹斗筲亦預鞭策敢不精求邊瑣底阜邦財庶幾柔遠之功少助在廷之筭

奏狀

辭免實錄檢討狀

竊以先帝一朝大典討論之職必付其人如臣淺陋非所堪任闕

辭免轉官狀

伏以先帝一朝大典訖兹有成宰司典領之功近臣論

譔之力臣以曲學濫與討論以老母臥疾連年告歸之日過半常憂竊祿不免罪誅適及奏書例霑爵賞因人成事義所未安伏望聖慈追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乞回授恩命狀

昨以討論無功不敢祗受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寵光下被不敢終辭竊有微誠冒干國典伏念臣母壽光縣太君李氏今年七十二垂老抱疾幸

見孝治之朝需及祿養而臣誤蒙簡任使叨筆墨之勤實出非常之會不勝人子私情願以特授朝奉郎回授老母一郡封竊以在廷之臣榮祿及親者蓋寡成書之賞後來用例者難攀伏望聖慈特賜開許

乞奏補姪樸狀

修實錄院檢討官朝散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集賢校理黄某奏臣見任職名今遇明堂大禮該得奏補子孫一名臣早年未有子息有兄之子樸自襁褓過臣房下

抱携教養於今年二十二學問稍已知方後来臣有子相生纔六歲以臣於樸私恩實均父子重以老母年今七十鍾愛在樸不勝白髮抱孫之情扶杖倚息顧及見樸之階仕籍也欲望聖慈許以合得恩例先與臣兄之子樸使臣待罪官次幸而免於曠敗將来兩遇大禮合奏期親日即以奏臣子某於恩例詔條別無徼幸伏望聖慈特賜開允奉聖旨特依奏

乞外任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助闕遺黽勉素餐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瀆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自効於吏功將母旨甘或少裨於孝治

服闋辭免史院編修狀

去國三年百憂所萃志氣凋零鬚髮半白勉從典禮既見素冠支離羸病不任趨赴闕庭舊學遺忘難以討論史事陳力就列豈容冒昧墳土未乾曷勝烏鳥之情仰瞻上天敢陳螻蟻之願伏望聖慈除臣管句宫觀一次許任便居住一則藝植松檟少報毋慈又得厥養歲年稍堪王事草芥在野猶望哀憐

第二辭免狀

竊以論兹大典託名聖朝承學之臣皆所願得如臣朴

學濫與選掄雖殫智能未報恩遇昨以憂患失學深懼瘝官願假歲年就閒養疾猶貪廪禄仰望哀憐天聽崇高未賜俞允臥家違命罪不容誅伏念臣實以哀毁之餘生意幾盡先患目疾幾至喪明憂患以來全廢文字又得脚氣不便鞍馬往来田里須杖自扶未堪趨赴闕庭請共吏職伏望聖慈察臣愚懇非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特除臣句當宫觀一任或沿流一合入差遣

啟

太和到任謝監司守倅啓

伏以百里之政古人所難千載之閒作者無幾誠令有道於此不獨使民宜之至於虎為渡河蝗亦去境雖然病在肓者良醫不能療人掣肘者善書不能工庭堅何人繆當巖邑貫木索者方填牢戶爭錐刀者猥造訟庭急之則追胥匿以避程緩之則吏史殫於惟貨放紛熟爛曾所未聞自非假之以歲時幾於無所措手足恭惟某官惟幾以成物之務惟深以盡物之情草木知有威

名風雨不愆期度河潤九里獲承君子之源管窺一班或得愚者之慮猶希善貸以汔有成

代韓康公回韓魏公北京到任啟

虔奉制函典司宫鑰責任甚重經營是憂大河舊治之邦來沾餘潤安陽仁者之里得倚長城馳竿牘之未遑拜賜將之先至柔緘入手藏妙緒以為榮善頌满前如謙光之獲對恭以某官剛健篤實宣慈惠和照萬里之寶臣藩四維之良翰雖黄堂之卧理實錦衣之晝行大旆

髙牙已不容於瞻仰流風善政蓋多在於咨諏願奉周旋終逃瘝曠仲月煩藴百嘉長贏伏祈相卜高明護持興寢

代回謝文潞公啟

誤蒙帝澤出守宫符遠借台光鎮守藩服坏陶有素感愧無顔某早以儒生繆膺朝寄計勲勞之譾薄荷寵數之頻煩在國北門提封全魏眷兩河之右地据百郡之上游時無扞禦之憂民望豫游之幸故容坐嘯亦免尸

官此盖伏遇某官宿柄中樞預調元化嘗於戸牖之坐
容加黼黻之褒矧是陪京實惟舊治流風善政猶在謳
謡老史耆儒每懷咨度方盡循於規矱如親奉於誨言
荷戴之誠敷宣曷罄藴隆季月暇豫黄堂伏祈調御四
時綏成百順

代韓子華回韓魏公啟

祕殿清班陪京重地併叨寵數實厚靦顔雖誤恩之莫
回幸前躅之可繼屬修覲禮輙緩勝書闕

間氣社稷元臣股肱三朝師表百吏顧舊勞於維翰方均逸於故鄉即闡大旆之西莫展下風之謁長城千里猶獲寶鄰之依泰階六符行即陶鈞之賜

代韓子華回王平甫問候啓

典樂於茲粗安晚節思賢之歎有甚朝饑何圖謙撝遽枉榮翰實欽松栢之操不受金玉之音某官天才高明國器遠大運精神於繫象之表載事實於聲名之前久

紆讐校之勤宜在論思之職且膺殊拜諒不旋時殘暑未清自公多愛

代韓子華回高陽劉待制啓

恭審進陞延閣往鎮侯藩伏惟歡慶某官材名顯融事業弘遠去潤色論思之列有攬轡澄清之功細札十行即奉旋歸之詔長城千里尚寬北顧之憂過辱撝謙遠貽榮翰但深銘感莫既敘陳

代韓子華回定州薛密學啓

伏審進直中書鎮臨藩服某官强毅中立沉深内明目無全牛刃有餘地畜賢人可大之業遭主上有為之時心計冥冥九貢制縣官之用威聲濯濯一身折方面之衝行茂對於疇庸豈久勞於臥理過承譙損先惠緘題但極感銘曷勝占敘

代韓子華賀張璪修撰知雜啓

伏審拜命紫庭提綱烏府登正士於風憲壯本朝之羽儀百僚肅清四海瞻望恭惟某官忠義特達器資高明

材能簡於帝心論議出於朝右未更歲月歴試事功補過責難入司邦直宣威美俗出作吏師屬虛耳目之官歸自股肱之郡仍刋書於史觀正專坐於南床言路生風即聞弄印之拜臣功熈載更被濟川之求惟是頑蚤依庇賴欽承嘉報增怍愚衷

代人謝舉主啓

從事軍幕雖復小人之勞策名薦書敢幸諸公之顧猥當湔祓無措靦顔雖執事出於至公而大府號為多士

如某資下與人分跡在官有夙夜之心於朝無先後之友仕不能稼幾動讀書忘羊之嗟禄既及親猶獲得隴望蜀之意竊聞士論之已久得出門下之尤難蓋常格以廉能未始出於請託豈伊狐拙誤借吹噓茲蓋伏遇某官身為權衡錙銖不昧心有涇渭清濁洞明每於鞭策之間盡知駑駘之力排置衆後居然一羽之輕遇蒙片言忽有九鼎之重心非木石恩若丘山永言矢心不累知巳右皆家傳

代李野夫出守宣城上本路監司啓

入補天臺僅書文墨之課出膺符竹猥分民社之憂素處不鮮曠官是懼恭惟某官將明使指勸相吏功聞疊嶂之城苦無公事託二天之庇幸有餘光趨叛匪遥望風懐悚右已載蜀本

婚書

問李氏親書

惟我丘嫂乃公仲兄婚姻宦遊將及四紀甥姪詩禮僅

同一家請尋繼好之盟再篤宜人之慶伏承賢第幾小娘子幽閒順於保母才德似其諸姑聞之族姻迨今笄歲小子某粗識嗜學亦既勝衣惟是蘋蘩之供莫助盛湘之事卒時吉卜用告行媒甘蔦蘿樛木之枝雖慙本弱肥泉潤淇園之竹儻及餘波敢以幣將冀承回命

答

人物之美繼擅無雙文章之名多在第一矧季子之早譽在鴻都之貴游友求顧賴之宗以相蘋蘩之事女子

雖闕姆傅旣勝縱笄僅能成人誠懼非偶告之吉卜申以懿親不獲終辭敢拜重禮

僕姪定新婦書

接屋連家非徒一日之雅同安共恤蓋有平生之言輙緣恩親敢議婚對長子僕當承宗事未有婦家伏承賢小娘子淑質生成令儀素教哀宗之陋良不自知嘉偶之求願承重諾

石氏定婚書

葛藟之纍樛木亦得升高泉水之入淇園兾蒙餘潤比

因僚友偕及婚姻既承諾之話言許以嗣爲兄弟敢差

穀旦少助衣糯酌彼行潦誠可薦於王公藉之用茅物

或宜於曲禮

定石氏書

三星在戶婚姻貴於及時九月肅霜衣裼宜於早戒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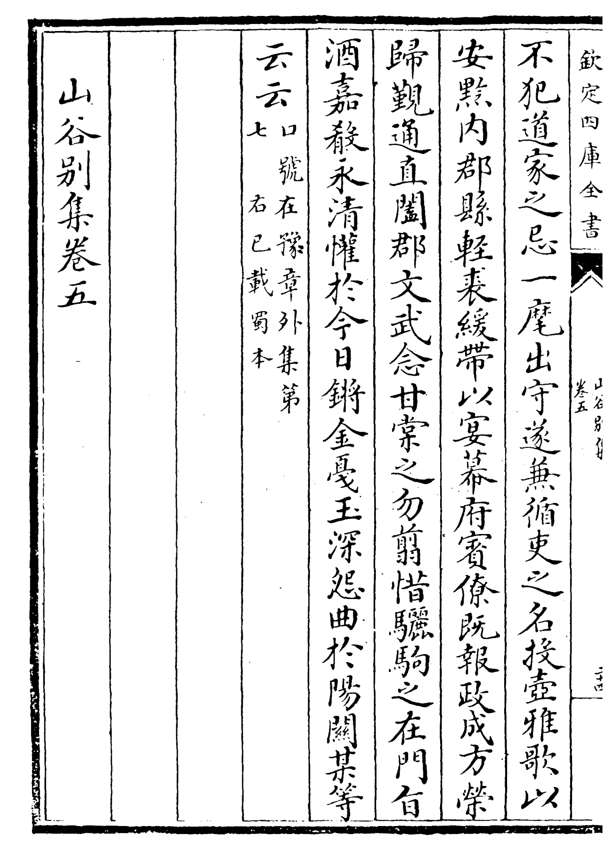
子齒雖未冠學且聞詩惟是歲月之嘉莫助蘋蘩之薦

謀諸僚友吉在高門家傳萬石之風人禀三莪之秀伏

承賢第七五小娘子功容德稱保傅教從義方且於有行竊自忘於非偶既因將命辱賜重言敢以吉蠲修具禮物右皆家傳

送曹縣守致語

賞心樂事是難逢易失之時臨水登山有送遠將歸之恨式陳觴豆侑以管絃恭惟知府供備詩禮家風韜鈐將畧去天尺五早瞻列戟之榮賦芋朝三未極清班之貴奉賜得羌戎之要領防秋傾虎士之腹心三代治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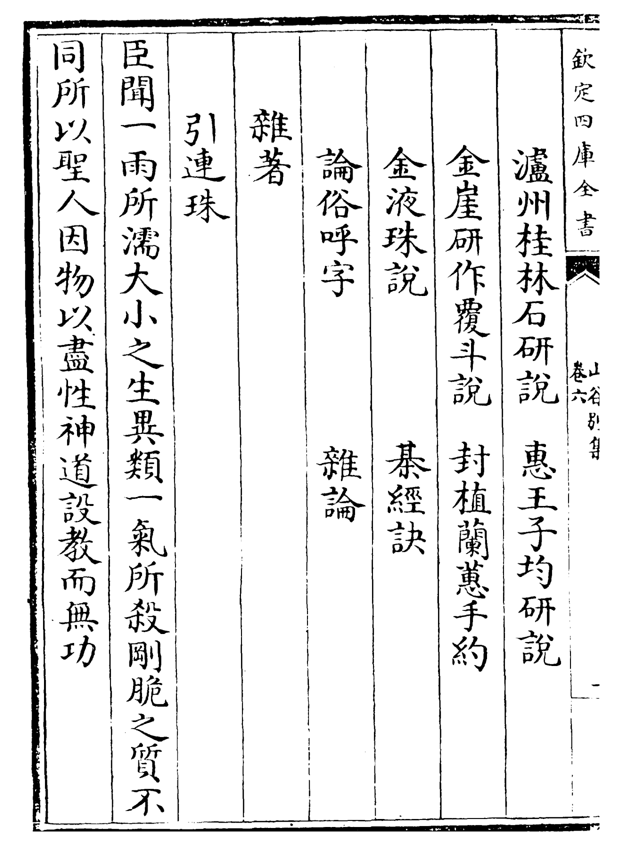
不犯道家之忌一麾出守遂無循吏之名投壺雅歌以安黙内郡縣輕裘緩帶以宴幕府賓僚既報政成方榮歸覲道直閬郡文武念甘棠之勿翦惜驪駒之在門旨酒嘉殽永清懽於今日鏘金戛玉深愢曲於陽關某等云云 口號在豫章外集第七 右已載蜀本

山谷别集卷五

山谷別集卷六

宋 黄庭堅 撰

雜著



瀘州桂林石研說　惠王子均研說

金崖研作覆斗說　封植蘭蕙手約

金液珠說　棊經訣

論俗呼字　雜論

雜著

引連珠

臣聞一雨所濡大小之生異類一氣所殺剛脆之質不同所以聖人因物以盡性神道設教而無功

臣聞千里運糧非一牛之力梓慶成鐻非一削之功是以賤能則智者困欲速則巧者窮

臣聞五種不美未嘗易田以耕百度凌遲何必變化而治蓋不役於物者不絶物不制於俗者不離俗是以手足以得輕重而任權衡目可以察曲直而付繩墨

臣聞人主治國在制法在擇相法不法在易相相非人下陵上是以仲尼用魯不使飲羊以誑民趙高事秦至於指鹿而欺君

臣聞析薪者求其理法古者師其意堅白則一物不察
損益則百代可知是故物有倦而思通聖人必改作事
有簡而易致道家貴因仍

臣聞宮商唱和乃知鍾律之前聖賢夙期不拘聘幣之
末故至精難以言說妙契參於自然易曰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

臣聞舜禹不世忠邪共朝良樂未逢駑驥同櫪是以匠
石之手易揮郢工之質難得

長短星歌

正月虎七澤陰風無避處少年射殺白額歸二十一歲賜旗鼓

二月兔翰墨功名歸四杜中山毛遂定從還十九上客誰復數

三月龍定力降來一鉢中昇騰便欲致雲雨十六開士觀雲風

四月蛇九蛇相輔成晉家屈原離騷二十五不及之推

死怨嗟
五月馬十五國風多詠寫漢將西極天馬來二十五城
不當價
六月羊十歲小兒牧道傍他年叱石金華路二十年前
身姓黄
七月猴恒山八命列封侯當年傳國二十二想是衣冠
騎土牛
八月雞二妙靈臺向曉啼五更風雨十八九殘月昏昏

信可期
九月狗三窟深坑四荒走暮歸得免十六七黄盧朱雀皆在後
十月豬白頭一笑獻士夫殺身願為魯津伯申封蘭王十四都
十一月鼠列十二辰配龍虎二十二年看仙飛一朝化作蝙蝠去
十二月牛百户椎肥醉九州角端圍寸二十五良弓之

材牛戴牛 戴一作載

論謝愔

謝愔字公靜才氣過人遠甚初舉賢良而值罷賢良平生治春秋肾中甚落落而值罷春秋晚作鄧州職事官值看詳訴理所言愔元祐中訴父無罪被黜褫其官棄之士生而三不遇白髮蒼顏亦可以安林泉而不得罪於不仕無義之論矣

論詩帖

陶淵明詩長於丘園信所謂有味其言者吾嘗見梅聖俞誦唐人詩云雀乳青苔井雞栖白板扉聖俞甚愛此句柳子厚詩云渚澤新泉清淵明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此句殆入妙也

戒讀書

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右有石刻

論作詩文

新詩日有勝句甚可喜要當不已乃到古人下筆處小詩文章之末何足甚工然足下試留意奉為道之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撿閱不厭勤耳舉場中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强於學問歲月如流須及

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

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

一篇輙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爾

讀書要精深患在雜博因按所聞動静念之觸事輙有

得意處乃為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搆空强作詩遇境而

生便自工耳

所諭漏屋飯蔬而有自得之色甚善甚善然猶世俗計

較尺寸太多似未善也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

安樂温飽君子所畏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絶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惰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

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凡人修學惟節畧令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謫金過戎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十年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

文與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寫字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度亦不可錯也右皆家傳

論作字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但為繩墨所縛不

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黄魯直題

數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遒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令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顔體乃其槩然者江南太史氏黄庭堅書

大字今都不見右軍父子遺墨欲學書者當以丹陽瘞鶴銘字為則大字難為結密唯此書無點檢處顔魯公書宋開府碑瘦勁端重極近之右見石刻

學書欲先知用筆之法欲雙鈎廻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欲如人有精神細觀之則部伍皆中度耳

墨說遺張雅

曹魏時有大臣韋仲將德性髙明多能鄙事其所作墨如點漆今觀其法和煤外止用丹砂大要是膠法妙墨法須自煑膠膠浸自牛皮盡割去連脂膏處又割刮去毛毫皆上墨也片切熬成即用和煤此名第一膠若乾後他日水解之用即名第二膠膠入水二墨成不作膠氣使用亦不滯筆此上工也梓潼張雅不能和煤而善作叵勝煤蜀無佳墨工如雅不易得也故喻以古人法余聞雅亦參禪問道欲入九流然但禮拜無眼阿師隨

杜撰道人談金丹恐只虚生浪死耳

筆說

歙州吕道人作墨池含墨而鋒圓佳作也宣州諸葛家撚心法如此唯倒毫浄便是其妙處蓋倒毫一株便能破筆鋒爾宣城諸葛高繫散卓筆大概筆長寸半藏一寸於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纖與半寸相當其撚心用栗鼠尾不過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則剛柔隨人意則最善筆也栗尾江南人所謂蛣蛉鼠者歙州吕道人非為

貧而作筆故能工於是以此授之黟州道人呂大淵心悟韋仲將作筆法為余作大小筆凡二百餘枝無不可人意因見余家有割餘狨皮以手撼之其毫能觸人手則以作丁香筆令試作大小字周旋可人亦是古今作筆者所未知也往在僰道有嚴永者蒸獺毛為余作三副筆亦可用然永未嘗知筆中善病不能為他人作字也大淵又為余取高麗猩猩毛筆解之揀去倒毫别撚心為之率十得六七用極善乃知世間法非有悟處亦

不能妙

張遇丁香筆撚心極圓束頡有力可學徐季海禹廟詩字侍其瑛諸葛元皆不能也作藏鋒筆寫如許大字極可人意最妙是鋒少而有力也

金崖石研説

初石工不善作墨池内外壁立出墨濇難又常沮洳敗墨元符三年二月嘉州李堯辨為予琢兩石壁皆陵夷乃便事紹聖四年春正月雨水故人葢明仲守萬州為

余斲金崖石作此研

瀘州桂林石研説

瀘州桂林之石其材中研瀘人不能采而富義之民采之所謂楚國有材晉實用之工李辨琢此研窪埡皆中度

惠王子均研説

涪翁用桂林石作此研惡其太重故刳其腹至荆州以贈王子均

金崖研作覆斗說

紹聖四年正月雨水故人盖明仲守萬州為余劚金崖石作此研堅潤宜筆墨而魁梧難為室乃作覆斗使之不塵

封植蘭蕙手約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窻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窻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

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遷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

金液珠說

開封祝天眖屈蜀紙斛流金液作珠逡巡而成丹揖讓而起疾病蓋此石性能温中而實下推陳而致新陽物也而濟以火則其温中也易為功清明者下而成珠其

涇與石則止故不凝滯而為疽余異之誠有補於衰朽而不疾人故書其說以遺之

碁經訣

初下十子以來進未可謀殺退未可占地各遂其宜以求有力此立理之道下及三十子以後布置稍定須觀局之强弱或占地或刑尅必觀於利此乃用行之時也殺不必須得地不必須破占不必廣此三者取捨之道碁之所切無出於勝儻或局勝專在自保或局弱即須

作行然作行須是敵人有釁無釁而動必敗之道也棊
之機要多在外勢取局之要在於鴻漸棊有三敗一者
欺敵二者不辨局三者多錯又有六病一者貪殺二者
取捨不明三者無劫興劫四者苦覔奇行五者知微不
妨六者稍勝望籌棊之大要先手不可失局初有大利
方可棄之局中有倍利方可棄之局末有不得已方可
棄之古之經訣皆述簡易貴於立理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或逍遙得極高道自樂終局雅淡是其長也

論俗呼字

䕯（郎假切）苴（音鮓）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䕯苴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恂恂凡古人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楱玉藻曰君入門士介拂橙楱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

種小橘名榛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凳丁鄧切為橙非是㚆音烈真音挈多節目也其胸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見以乖迕人為賢者也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礨蓋象古之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袈裟天竺道人衣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佛律云道人不得著一切上色衣當染作迦沙色此譯師書律時畧梵語也至梁葛洪撰字苑下皆著言道服

也

傝音塔㒓音皺物不黐也蜀人語

銃充仲切䨻蒲迸切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儚初孟切士大夫容貌不恭順應對不雅馴也

雜論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

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醯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為餅

賈公彥云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賈公彥云若今煮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畏鯖耶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醯以為蒸餗周官醯人云醯人掌五齊七葅王舉則供齊葅醯物六十甕齊即虀也豈蜀人尚有古風耶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成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獻通行曰饋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鄭康成云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今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

耡音助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瘴蠱然賈公彥云瘴即瘴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

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行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碣纒旃以為門間容握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彦又云此當先鄭别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别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彦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彦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弃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令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辨九㩃㩃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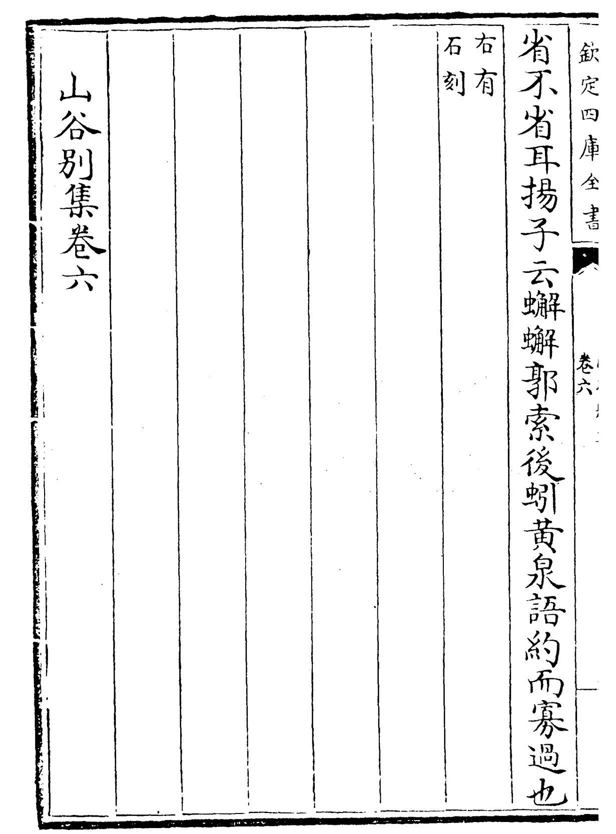
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擡於至反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擡宋子京别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蓋以為手筆耳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植龍目側生荔

支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沖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羌也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右皆家傳

荀卿云蠏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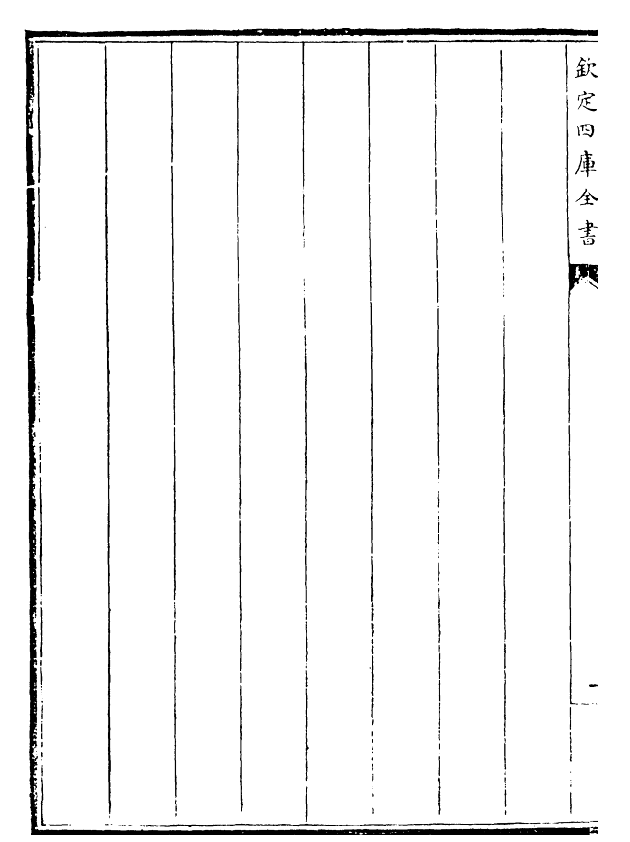
省不省耳揚子云蝌蝌郭索後蚓黄泉語約而寡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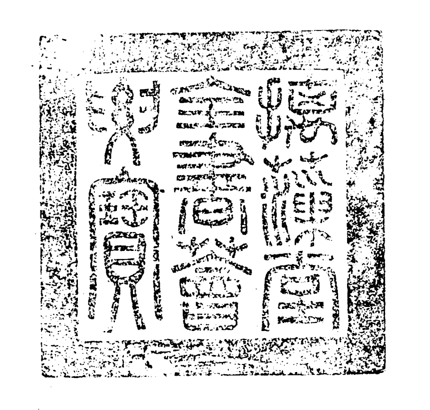
右有石刻

山谷別集卷六

謹案卷六第九頁前五行若乾後他日水解之用

刋本後訛取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